



I had a farm in Africa, at the foot of
Equator runs across these highlands, a
north, and the farm lay at an altitude
feet. In the day time you felt that you l
to the sun, but the early mornings and
and restful, and the nights were cold.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the heigh
to create a landscape that had not its

【丹麦】卡伦·布里克森著

周国勇 张 敏译

走出非洲

There was no fat on it and no luxuriant
Africa distilled up through six thousand fi
refined essence of a continent. The colour
like the colours in pottery. The trees

湖南人民出版社





ZOUCHUFEIZHOU

[丹麦] 卡伦·布里克森著

周国勇 张 鹤 译

走出非洲

湖南人民出版社

OUT OF AFRICA

by

Karen Blixen

根据PENGUIN BOOKS 1981年版本译出

走出非洲

〔丹麦〕卡伦·布里克森

周国勇 张鹤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0.5 插页：3 字数：166,000

印数：1—1,700

ISBN 7—217—00230—3/I·103

统一书号：10109·2146 定价：2.30元

新书目：87—39



卡伦·布里克森

插图：高莽

关于作者

卡伦·布里克森女士，1885年出生于丹麦鲁斯特，曾在哥本哈根、巴黎、罗马攻读艺术。1914年学业结束后同表兄巴隆·布里克森-菲乃克结婚，不久即共赴肯尼亚经营咖啡种植园。1921年离婚，她仍留在肯尼亚继续照管庄园。迫于咖啡市场萎缩，1931年返回丹麦。

卡伦·布里克森的成名作为1934年出版的《哥特故事七则》（署名为艾萨克·迪乃逊）。此后，她的大部分著作同时以英文、丹麦文出版，其中包括署名为皮尔·安德列赞的《天使的复仇者》（1947）。她的小说集主要有：《冬天的故事》（1942）、《最后的故事》（1957）、《命运女神轶事》（1958）、《草地绿荫》（1960）、《埃赫雷加德》（1963），等等。

1962年，卡伦·布里克森在鲁斯特去世，终年77岁。

浅语寄读者

(代序)

呈献在你眼前的丹麦女作家卡伦·布里克森的名著《走出非洲》，不是一本寻常的散文集——将分散发表的单篇汇编成册，或按题材的门类编辑结集。这是一部情采纷呈、风格独特的散文长卷，各篇既单独成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全书又内涵着统一性，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卡伦·布里克森以其在东非肯尼亚十八载的风雨历程为基础，从咖啡庄园这一基点辐射、生发开去，描绘了非洲大自然的一幅幅胜景，非洲乡镇的一组组风情画，非洲男女老少的一幅幅剪影，以及她自己与其他外来移民在非洲大陆上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微妙的感情世界。雄奇瑰丽的景物与多难的人和事融为一体，撼人心旌的非洲众生相与带有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交相辉映。作者的思绪在现实与历史之间跳跃、穿梭，作者的视野由东非高原扩展到欧亚大陆。时空的跨度如此宏大，人事景物如此丰富，作者在作品内在统一

性的把握中却如此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她匠心独运，以咖啡庄园的兴衰作为各种人、事、景、物的联结点，形成一种辐射形的艺术布局，全面展现出那一片热土上的风情、世情与人情，足见作者在散文长卷上的独到功力。

当然，布局的匠心毕竟还是体现在表层结构上的巧思经营。真正使《走出非洲》中的各篇构成浑一的艺术整体的，乃是融会于字里行间的、作者对非洲与非洲人民怀有的真挚情感。正如《企鹅当代名著丛书》的编者所评论的：这是卡伦·布里克森写给非洲人民的“一份情书”。这种强烈而深沉的情愫表现为对非洲人品格、尊严及创造才能的尊重与赞美，对非洲民族命运的深切同情，对他们疾苦的热忱关注。在《走出非洲》的篇章中，非洲的人、事、景、物常常通过作者饱和的情感获得升华，进入一个隽永、肃穆，富于启迪的哲理世界。

无庸讳言，作者对非洲人民的认识、判断、见解并非都是完全正确的，但她至少是善意而公正的。《走出非洲》得以在全世界，特别是在肯尼亚等东非国家畅销不衰，不正是其内涵丰厚、以情相归，足以引起读者心灵共鸣的明证吗！

这本书的艺术魅力还得力于作者在表现手法上的不同凡响。每当我们试图对此作出恰当的评

价时，不知怎的，总会联想起东非高原上的一种珍奇动物：角马——俗称四不象。这种动物身躯似马，线条俊美，却长着一对弯如新月的牛角，它的面庞黝黑瘦小，胡须蓬松，酷似温良的土羚羊；面当它扬蹄奋击，与猛兽格斗时，那强劲的后肢又恰如长颈鹿。

《走出非洲》堪称散文领域中的“四不象”，兼有游记、速写、抒情小品、小说等各种文体的表现手法，但又突破了其中任何一种文体的固有格局。作者以游记的手法写景状物，描摹非洲景物中原始的、充满生机的丰采，流美而富神韵。她以速写之笔出色地捕捉瞬间即逝的绚丽场而，声貌飞动，“定格”于读者之脑际。她以小说的手法，描述非洲的众生相，不但有情节有悬念有结局，而且刻划出一群极富个性、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她又利用散文的抒情手段，注入自己的灵性与情感，道出人事景物之底蕴，使作品弥漫着浓重的诗情氛围。

卡伦·布里克森不愧是大手笔，博采众长，熔铸一炉，写出独具魅力的《走出非洲》，吸引着亿万读者神游其间，流连忘返。而这部散文长卷问世四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被改成同名电影，依然光彩照人，一举荣获五十八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并在戛纳电影节获奖。

卡伦·布里克森的作品，还未在中国系统地译介过。如果《走出非洲》能为我国读者打开一扇小小的明净的窗，那么，作为译者，我们在灯下劳作之余，也可以额手庆幸了。

周国勇 张 鹤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日

于京华 秋馨斋

目 录

浅语寄读者 (代序)	(I)
------------	-------

第一辑 卡曼坦与鲁鲁

恩戈庄园	(3)
一个土著小孩	(25)
庄园里的狂暴斗士	(46)
羚羊鲁鲁	(71)

第二辑 庄园枪祸

枪祸	(95)
骑马走荒原	(109)

第三辑 庄园来客

土风舞盛会	(125)
索马里妇女	(138)
庄园逃亡之夜	(151)
朋友来访	(161)
飞行记	(169)

第四辑 一个移民的札记

萤火虫	(197)
野生动物互救记	(198)

艾萨的故事·····	(199)
鼯蜥·····	(204)
法拉赫与《威尼斯商人》·····	(206)
波那马斯贵族之医生·····	(208)
尊严·····	(209)
牛·····	(211)
战时旅次·····	(214)
“我不让你流逝，除非赐福于我”·····	(222)
土著与诗歌·····	(225)
非洲鸟小记·····	(226)
小狗帕尼亚·····	(230)
地震·····	(232)
基齐科·····	(234)
卡罗梅尼亚·····	(235)
波莱·辛格·····	(238)
奇事一则·····	(242)
鸚鵡·····	(245)

第五辑 告别庄园

艰难岁月·····	(249)
酋长之死·····	(264)
山丘陵墓·····	(274)
变卖家当·····	(295)
辞别·····	(315)

第一辑

卡曼坦与鲁鲁

——“从森林，从高原，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恩戈庄园

我的非洲庄园座落在恩戈山麓。赤道在这片高地北部的一百英里土地上横贯而过。庄园海拔高达六千英尺。在白天，你会感到自己十分高大，离太阳很近很近，清晨与傍晚那么明净、安谧，而夜来则寒意袭人。

地理位置和地面高度相结合，造就出一种举世无双的景色。这里的一切并不丰饶，也不华丽。这是非洲——从六千英尺深处提炼出来的——浓烈而纯净的精华。色调如此干燥，象是经过燃烧，如同陶器一般。树木挂着轻盈而微妙的叶片。枝叶的形状显然与欧洲树木相异，不是长成弓形或圆形，而是一层一层地向水平方向伸展。几株高树，孤零零地兀立，犹如伟岸的棕榈。那骄矜而又浪漫的气势，俨然一艘艘八而威风的舟楫，刚刚收拢它们的风帆。树林边缘的线条别具韵致，仿佛整个林子在微微颤动。弯弯扭扭的老荆棘树，枝杈光秃，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辽阔的草原上。不知名的蒿草送来阵阵香波，如同麝香草、爱神木。

有些地方的香气浓烈得能扎痛你的嗓子。那些花儿，不论是草原上的，还是原始森林藤蔓上的，都使人感到即将凋谢，点点簇簇，不胜纤弱——只是在大雨季开始时，莽原上才绽开一丛丛硕大、馥郁的百合花。在这里，你的视野开阔、高远，映入眼帘的一切，汇成了伟大、自由与无与伦比的高尚。

这景色和你在其中的生活，最难忘的是天空。当你回首在非洲高原度过的日日夜夜，一种感觉倏然而过：自己恍若曾一度生活在空中。天空几乎不是浅蓝色，便是紫罗兰色。大片大片的云彩，轻柔而瞬息万变，在空中升腾，飘荡。苍穹充满着蓝色的活力，将近处的山脉与林莽涂上了鲜亮、深沉的蓝色。正午的天空十分活跃，象喷薄而出的滚滚岩浆，又象一池碧水潺潺流动，闪耀着，起伏着，放射着。它返照出的一切景物都放大了，变幻出奇妙的海市蜃楼。在这样高渺的天空，你尽可自由自在地呼吸。你的心境无比轻松，充满自信。在非洲高原，你早晨一睁眼就会感到：呵，我在这里，在我最应该在的地方。

恩戈山长长的山脊自北而南，绵延伸展。它那四座王冠般庄严的顶峰，似青黑色的波峰凝固在蓝天下。恩戈山海拔八千英尺，其东侧高出周

围原野二千英尺，而西侧的山势却陡然下降，分外险峻，猛地跌入东非大裂谷。

高原的风，总是从北面、西北面吹来。就是这股风，直下非洲海岸与阿拉伯半岛，人们称之为季风、东风——相传是所罗门王钟爱的坐骑。这里的大地向浩茫的穹宇铺展，象是对天庭的抗衡。季风迎面吹拂恩戈山，那一处处山坡是我停放滑翔机的理想场地。乘着风势，滑翔机腾空直上，飞向山巅。随风飘游的云彩，常萦绕着山峦，或静悬于半空，或积聚于峰顶，化为雨水。而那些飘浮在更高处的云朵，无拘无束地作逍遥游，最终在恩戈山西侧——大裂谷炙热的大漠上空消融殆尽。多少次，我从我的住处远眺，追踪这些阵容强大的队列行进，我惊异地看着它们在空中壮游，看着它们登上峰巅，然后消逝在蓝天深处。

我庄园外的山峦，在一天中不时地交叉变换它们的性格，时而显得如此亲近，时而又那么遥远。薄暮时分，天色渐暗，当你凝视群山，天空好象有一条细细的银边勾出茫茫峰峦的轮廓。随着夜幕低垂，那四座顶峰又磨掉了棱角，依稀圆润起来，仿佛是由于山脉自己的舒展伸长面致。

登上恩戈山，放眼望去：南面，是广袤的平原，野生动物聚居之处，直逼乞力马扎罗山；东面和北面，是秀美如公园的原野；远处山脚下有

一大片森林，吉库尤^①自然保护区起伏蜿蜒一百多英里，与肯尼亚山相连——其间错落着一块一块的玉米田、香蕉园和牧草地；这里，那里，飘绕着浅蓝色的炊烟，还有一丛丛丘陵。可是西面大地骤然下跌，横亘着非洲盆地——一片干燥、月球般的景象。褐色的大漠不规则地缀着小小的圆点——荆棘丛、弯弯曲曲的河床连着一一条条暗绿色的带子，那是含羞树的林带——树冠如盖，枝条四展，荆棘如针。这里是仙人掌的家园，也是长颈鹿和犀牛的故乡。

山野——当你深入其中——寥廓、神秘，美丽如画，而且极富变化：有时为漫长的峡谷，有时是一片灌木丛，有时是绿草茵茵的山坡，有时是嶙峋遒劲的巉岩。有的山峰上甚至还簇拥着茂密的修竹。山中也不乏清泉、水井，我曾在那里野营。

我在的时候，恩戈山聚居着野牛、旋角大羚羊、犀牛等。在土著老人的记忆中，还曾有大象出没。恩戈山区未能全部列入野生动物保护区，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划归保护区的一小部分以南峰上的灯塔标志为限。随着这块殖民地的繁荣，首府内罗毕发展为大城市，恩戈山区完全可能规

^① 吉库尤：东非著名民族，分布在肯尼亚中部，人口约四百万，主要从事农牧业。